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樓集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鄒貽詩

雪樓集卷七

元 程文海 撰

玉堂類藁

敕賜碑

南陽書院碑

皇帝即位之四年冬十有二月集賢大學士臣顥言臣幸得待罪周行在帝左右位崇智下無以仰荅聖明有能推尊聖人之道表章大賢之業作興民俗敷宏治化

者此真人臣之職而上之所宜聞也臣謹按南陽城西五里有岡阜隆然隱起曰卧龍岡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宅民歲祠之巫覡雜揉薦獻無節瀆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農至郡率官吏老長伏謁祠下顧瞻徘徊懔然興懷謂守臣史烜曰孔明三代而下一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里猶建廟學而尊祀之況其所游處也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曰是足以建廟學矣遂以諉烜

烜下邑主簿趙守訓董其役乃合僚吏禄入之贏以備
傭相山之有良木石隷官者以具材審制度地與設官
養士之宜上于省以聞報可至大二年春即工大修侯
祠而加廣焉祠之東為孔子廟廟之後為學凡堂序門
廡庖湢庫庾肄業之齋度書之閣官守之舍咸備屋以
間計祠十有二廟學四十有六皆端壯廣直不務侈麗
皇慶元年秋落成劃官之廢地四十頃籍于學置山長
一人掌其教而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顔麗牲之碑惟

陛下幸焉即日下中書平章政事秦國公孟與翰林集議臣孟等言天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之門侯之祠宜曰武侯之祠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學無以廣材非静無以成學學為侯作也宜以講堂為静成之堂東序為明志之齋西為廣材之齋閣所以崇羣書也宜曰崇文之閣合而名之曰南陽書院制曰可其命翰林學士承旨賡書之翰林學士承旨杲為碑文書篆并以付賡臣杲竊謂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

而萬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竊羣雄並起而争之春秋幾廢昭烈揭大義發大號再造劉氏侯首稱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間關百折期復漢祚春秋之義煥然復明至今三尺之童猶知賊曹而帝漢者侯之功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况又居其鄉哉爲乎我朝聖祖神孫武定文承薄海内外罔不臣妾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學之所以建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夸前

人資後觀哉所以敎天下知爲君臣之道也烜世有勲伐今守饒州守訓供俸翰林云詩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惟皇作極以君以臣皇風既邈王霸攸作乃修春秋襃善黜惡漢有天下擬迹舜禹厥德既衰冠履易處不有昭烈孰扶天綱不有武侯春秋以亡河漢之間南陽之郭盤盤卧龍惟侯之宅山縈川絡霧矯霞舒尚想君王顧彼草廬惟侯之學伯仲伊呂惟侯之志光我漢祖躬耕之憂廊廟是蹈義信志詘四海具悼廟學之設惟

侯之思天子之錫惟侯之儀高山景行君子所履詞臣作詩永作臣軌

武都忠簡王神道碑

太祖時國字未立凡詔誥典祀軍國期會皆用輝和爾書時武都智敏王居部中年十五盡通其學冠諸部名動京師廼徵詣闕名對稱旨語侍睿宗世祖南征以為斷事官及即位有翼戴之勤再命為丞相不拜然內外尊禮咸視丞相凡與上謀議未嘗出以語人推轂天下

賢俊未嘗有德色故位列卿佐而名出宰相上有子男十一人孫男二十四人皆為顯官女四人孫女四人皆嫁世族羣臣之盛鮮與為比世其學者惟忠簡王王生有異質強敏過人為裕宗宿衛起家至元十五年從征有功授從仕郎樞密院都事徽仁裕聖皇后召入内廷以字學訓成宗晉王十九年進朝列大夫樞密院斷事官雪邊師之誣衆譽翕然大德二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復命輔迪武宗今上九年陞翰林學士正議

大夫武宗即位以師傅恩特拜榮禄大夫大司徒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至大元年加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禮儀院事餘如故明年九月十日以疾薨于京師年六十一三宫弔賻制贈推誠保德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都王謚忠簡以某月某日葬高良河之濵智敏王之兆延祐二年某月上思舊學之懿欲永其行于石而以文屬臣某臣念嘗奉明詔為智敏王碑以臣荒陋方懼弗稱今復以命臣豈以

臣與忠簡王嘗獲同僚知王為審耶敢不欽承謹按王諱阿實特穆爾輝和爾人世居伯什巴里入國朝乃徙於燕曾大父諱巴拉瑪大父諱阿迪斯世有名位父諱黙色斯至元四年薨特謚欽惠公大德十一年贈推忠同德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都王改謚智敏母曰齊達勒翁吉拉特氏貽睿順聖皇后諸妹也追封武都王夫人生子五長曰瑪努勒令為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翰林學士承旨領章佩監次即忠簡王至

大中權臣用事公道壅底上雖聰睿剛斷樂聞直言羣
臣恇怯畏忌惟王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朝廷舉諸大典
多出王請蓋王好謀而善謀上方眷倚而天不慭遺哀
哉王之配曰托克托鼐氏封武都王太夫人有子男二科
綽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多爾入宿衛曰和爾章氏有子男
二拜特穆爾廬州路達嚕噶齊呼圖克真州達嚕噶齊女
一錫錫適尚醞局都提點溫都爾曰科爾沁氏無子惟
智敏以長材宿學際明時遭聖主辭尊榮於再命保貞

固於初心所以風當世澤後人者深矣而王師傅三朝
益修先業都清華之貴襲異姓之封昭旂常播簡册豈
曰過哉乃叙而銘之其辭曰
遐哉邈矣慨彼先覺窮深滌遠智敏之學方其逢時鳳
嘴麟角日月燿彩風雲附足人具仰止高揖恬漠爰集
忠簡克承于家夙夜通明從容承華既傳德義復篤忠
嘉直如朱弦鵠若春葩兮莫贖酌古興嗟惟王之世
功豐德隆三秉鈞衡七守疆封兩典邦教二領元戎或

掌詞垣奉常大農曾未百年重御累公嗚呼王哉曷起而從武都遜遜伊王之國亦舄奕奕伊王之服峩峩穹碑斯王之德王雖不作服美無斁尚迪後人輔我皇極

陳氏先德之碑

天子既用潛邸舊臣陳顥為集賢大學士以制書就第拜其父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封趙國公母李氏楊氏並趙國夫人配完顏氏封亦如之又贈曾祖考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謚道憲祖考資善大夫大司

農郷上護軍謚康靖並追封趙郡公曾祖妣劉氏祖妣樊氏並追封趙郡夫人前妣王氏追封趙國夫人陳始居盧龍遷蜀之信安復遷河間之清州延祐元年夏五月顯自蜀啓曾祖祖及伯父三世之封改葬清之司馬莊明年春三月天子復賜先德之碑而命臣某撰其辭謹按顯五世祖諱山以材勇仕金累遷穆琨監軍大安初守居庸關閒太祖神武仁聖必有天下以兵内屬爲平陽太原等路軍民都元帥後以年老歸信安金主南

播河北山東羣盜並起有號兩淮張者擾信安元帥單騎入諭說令北歸弗聽環信安百餘里皆水澤有蒲藕魚鼈可賴以食春秋積潦車馬不得進冬以水沃城則凍不可登張恃以為固數喻以禍福終不聽壬辰將帥滅金乃慷慨言曰今天下已定君保一孤城欲何為耶生民何罪城且屠矣張感動從之元帥娶褚氏邢氏生子課德松課即通憲公禮賢下士繇千戶都統為萬戶與金人戰死是生康靖公德娶孫氏常氏無子松娶趙

氏生曆畱畬曆生昉畬生暉昕康靖修潔自好生國祥
國瑞剛國瑞是為大司徒樂善喜賓客今年八袠猶聰
明不衰國祥嘗提領稻田事實祔葬新塋娶徐氏殷氏
有子曰克温克良克恭克遜克立剛善騎射終同知固
安州事娶孟氏吕氏蕭氏有子曰克信克誠克忠惟顯
寬敏信厚強學好義從翰林學士承旨安藏事徽仁裕
聖皇后安藏深釋教后乃命顯祝髮受戒及從上單懷
入侍春坊監見親用武宗命以資德大夫為釋教都總

統上即位遂易冠服以榮禄大夫位集賢恩寵甚渥臣嘗觀前古士君子積徳累行不獲其報必有賢子孫出遭聖明大顯其道若陳氏之先知時審變輸忠伏節磊磊若此而顥果能遇非常之主朝夕左右言聽計從名在賢公卿之列親老益壯生享大國之封豈不信哉顥王夫人出夫人有賢徳為九族儀軌配完顔氏金翰林學士銀青榮禄大夫貞簡公蘇都爾之曽孫左諫議大夫蘇呼之孫也銘曰

乾剛兮坤柔陰陽兮昌留何滄海兮不縮不盈何草木兮一春一秋豈積之有厚兮其培之有弗固惟先哲之孔明兮克置予于度嗟虞舜之大聖兮氏茲陳于既哀或受命而君兮或良弼而碩師歷周漢以底于今兮猶昭晰而弗虧孰夕風而朝露兮孰冬盛而夏腓伊盧龍之茂族兮既益熾而彌章俯黃流之奔猛兮吾將泝夫崑崗遭明哲而際運兮是果誰之所造匪夫傳之有則兮而繼之有道冠岌岌綬緌緌兮曰載錫此趙土既尊

乃父兮遂及厥祖今視前而丕纉兮後復祇承于厥今何祚之有窮兮何福之不任世世鑑此貞石兮乃爾祖之志天子之心

姚長者碑

皇帝在春宫時嘗幸勝因寺棟宇華潔象設嚴穆顧昭文館大學士頭陀教宗師溥光而美之溥光對曰都民姚長者之力也因歷歷道長者平生由是長者名姓簡在帝心長者卒之明年十有一月集賢大學士陳顥言

于上願表其墓以風厲天下之好善者詔臣椝為之文臣謹按長者諱仲實字仲華河南人和粹謹厚好善不倦父守信仕金為千夫長没於王事金亡奉母趙家于京師至元十三年為京教鹽局使二十四年遷真州三務使居半歲慨然曰剥下以事上非我志也棄官而還以為京師天下之都會也東至于海西踰於崑崙南極交廣北抵窮髪舟車所通貨寳畢來可廢居以為富行之十年累貲巨萬乃曰積而不散禍之招也於是耳目

之所及力之所至緩急患難知無不為謂人莫悲於死無以葬買雍莊地十餘頃為義塋以藏之歲將冬地且凍預為竁以備之人莫病於男女失其時貧不能婚嫁者資以助之人莫不幸於失身為奴贖而齊民者數十家飢則為食於路以餉餓者寒則置席于獄以藉囚者天子建辟雍獻美木十章米五十斛織金帛二端役夫羊裘九十襲勝因之𥳑也致幣五萬餘緡大藏經一藏若元正若天壽節若車駕行幸還若國有大慶必率諸

耆耋執贄入賀元貞初裕聖皇太后冊寶禮成詔賜緑
繒百二十匹復其庸調又命爲京師諸耆耋長念無以
報上德乃于萬安寺建水陸會清本庵藏黄籙醮施大
藏經三藏于元國慈濟興福寺捐金永安寺白雲觀而
祝釐焉至大庚戌春句貸民責五萬餘緡還其劵前後
施予不可勝計至元初于城東艾村得沃壤千五百餘
畝構堂樹亭繚以榆柳環以流泉欒闌蔬畦綺錯棊布
嘉果珍木區分井列日引朋儕觴詠嘯歌其間聘名師

課子孫泊然無所干於世優游四十餘年以至大四年正月十有七日無疾而卒年七十三越五日葬漆園之先塋送者數千人塗祭巷哭哀聲徹天皆曰善人亡矣娶劉氏亦好善二子積中由御史臺譯史遷太史院積善四女孫男曰永安臣讀太史公書劇孟郭解輩事甚義而不軌於道白圭猗頓術可富而不聞其能散孰若長者一介之士名動萬乘聲流四方稱于後世豈不以好義而軌於道積而能散也歟烏乎賢哉銘曰

於嗟長者生獨不群視人如已與古為鄰孰不為富暴刻是循孰不閔窮施者何人于嗟長者佩義服仁德被死生惠及疎親相古之人卓孔之倫義豈不高匪道之遵吁嗟長者生遇聖神恩下九重名垂萬春藹藹天都鬱鬱漆園史臣勒石過者書紳

凉國敏慧公神道碑

昔者聖人範金合土飭化八材以利天下後世者夫豈一手一足之為哉必有感會契合之數焉是故羲軒不

並興俾般不並世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受天景命以有九有之師思闡能仁安集率土乃中統元年西召帝師帕克巴俾之為上士綽爾濟斡建黄金浮圖于吐蕃以天竺泥波羅國良工之萃也發詔徵之國王奉詔蒐羅得八十人令自推一人為行長衆莫敢當有少年獨出當之問之年曰十七矣主以其幼對曰身幼心不幼也遂使部衆以東帝師見而異之因使督役明年浮圖成自請歸養帝師奇其材勉以入見天子且為祝

髮授以秘典日誦數千百言心印大明慧解殊勝因以
薦聞上趣令侍臣徃名既至上目之乆乃問汝來大邦
得無怖耶對曰聖人子視萬方子至父前何怖之有汝
來何爲對曰臣世家西土奉詔構塔于吐蕃者二載見
彼土兵難頗至尊安輯之特爲蒼生來耳汝何所習對
曰臣以心爲師粗知繪塑鑄鏤上大悅命取古銅人示
之曰此王檝奉使宋時所進闗鬲脉絡咸備歳乆缺壊
命匠繕葺皆辭不能汝能之乎輒諾奉詔至元二年乙

丑補銅人成上閱之悉大喜呼辭不能者皆來使之諦
覯曰爾辭不能此誰所補皆頓首謝曰天功非人所及
也延祐三年春以集賢大學士邦寧顥之言有詔樹碑
于涼國敏慧公墓道翰林學士承旨其為之文臣其謹
奉詔公諱阿爾尼格泥波羅國王之胄即前少年補銅人
者也祖考密迪哩贈中奉大夫護軍漢中郡公考拉克
納贈資善大夫上護軍漢中郡公祖妣琨德楞齊默氏
妣蘇默哈達氏皆贈漢中郡太夫人公生三歲父母携

以禮佛公仰視塔曰此心木及相輪寶瓶誰所為歟聞者驚異知為夙緣髫齓端嶷如成人入學誦習梵書未久已通兼善其字尊宿自以為弗及尺寸經者藝書也一聞讀之即默識之少長每有所成巧妙臻極既補銅人上深簡注工事無不命之若佑聖廟之肖貌如生若護國仁王之莊嚴無上若西園之玉塔陵空皆公心匠之權輿九年忽病中使宣問踵至而病益甚迺夢遊鈞天帝所下憩居庸之巔四天女饋以食食已曰公可歸

矣既寤沉痾頓失詔給衛士十人尚方日供珍饌賜以飾金腰輿十年立諸色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命公長之統四品以下司局十有八鑄黄金為太子寶安西北安王印金銀字海青圓牌内廷大鵬金翅鵰尚醞巨甕又創為鑌鐵自運法輪行幸揭以前導十一年建乾元寺於上都制與仁王寺等上都國學始成肖祀夫子十哲詔公為之賜宅京師咸宜里金幣皆有差十三年建寺於涿州如乾元制初公之夫人某氏猶留鄉國順聖皇

后嘗遣黄金賜之族黨利賜金輒匿之而以夫人適他姓弗從則幽之絶食者浹旬死拒得免是年特出中使賫黄金五百兩乘傳往名即涼國太夫人也十五年詔公返初服授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領將作院印秩皆視丞相賜冕服玉帶錦衣金帶燕衣二十四襲貂裘帽鞍轡車馬妻以宋景獻太子孫女郡主趙氏凡景獻府庫田宅悉賜之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浮圖初成有奇光燭天上臨觀大喜賜京畿良田畝萬五千耕夫指千牛

百什器備十七年建城南寺二十年建興教寺二十八
年創渾天儀及司天器物世祖上賓公於私第為水陸
大會四十九日以報又追寫世祖順聖二御容織幀奉
安于仁王萬安之别殿元貞元年建三皇廟于京師又
建萬聖祐國寺于五臺裕聖臨幸賞白金萬兩妻以戚
里女囊和爾沁資送中給崇真萬壽宫成詔公位置像設
大德五年建浮圖于五臺始構有祥雲瑞光之異又命
織成裕宗裕聖二御容奉安於萬安寺之左殿六年國

學文廟成復命為之肖位遵先猷也公奉詔感激益盡心思焉八年建東花園寺鑄丈六金身九年建聖壽萬寧寺造千手眼菩薩鑄五方如來於是公已老矣最其平生所成凡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宮一若內外朝之文物禮殿之神位官宇之儀器組織鎔範摶埴丹粉之緐縟者不與焉嗚呼勤哉葢自列聖肇基往往草創至我世祖始建都邑統一函夏中外乂寧年穀屢熟故得以日力之餘展其工事又得不世之巧智如凉公者奉

而成之可謂天地之盛時今古之慶會也公平居恒誦生滅滅以寂滅爲樂先於五臺北山構招提一區四年而成浩然有退休志大德十年閏正月甲午顧左右曰我若瞑目當帷堂設榻使我安寢以逝翌日沐浴而朝朝退示疾中使御醫相屬丁酉竟薨於寢上聞震悼輟朝詔近臣營護其家賜銀鈔二萬五千兩勑有司治葬事是夕星隕于庭明日木稼越七日癸卯從本國闍維之禮夏五月癸酉塔于宛平縣香山鄉岡子原壽六十

有二夫人賽音德呼齊默氏贈凉國太夫人次郡主趙氏繼夫人囊和爾沁蒙古氏次夫人中山湯氏焦氏天水趙氏隴西辛氏蒙古默爾奇斯氏清河張氏太原閻氏子男六人曰阿僧格榮禄大夫大司徒凉國出也曰阿卓勒嘉議大夫諸色人匠總管府達嚕噶齊閻出也曰阿濟格焦出也曰額布根張出也曰阿齊雅辛出也曰阿齊拉張出也女八人曰默德訥齊默凉國出也適拉塔納新曰嘉納克實哩郡主趙出也為比丘尼曰額森德濟湯

出也堉平章政事巴咱爾曰展德勒張出也適鄧州達嚕
噶齊和拉布哈曰布延德濟湯出也適中書舍人布哈曰
呼圖克德濟卒出也曰旺扎勒默爾奇斯出也俱在室阿
僧格娶道安氏武都王之孫大司徒翰林學士承旨瑪努勒
之女孫男二曰阿咱爾曰永安女一曰楚通俱幼至大四
年加贈公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凉國公上柱國賜謚敏
慧至是又蒙恩建碑焉惟公生自金方雖智由天性然
所知不出其本及逢聖人之興不間萬里來歸于廷覲

慕感效益開厥機故隨命獻功以成一代之偉觀固曰時運亦人事也不然豈能承休光膺顯服若是之烈哉夫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聖人也而巧者述之若公之巧未知與古何先然而名則過之矣不亦盛乎銘曰

聖人既作萬物斯覩閒而知歸如父如母如輻之湊如川之赴展體秉心各獲其素允我世祖天生聰明靡有弗燭靡爲弗成翼翼凉公維金天精衣壞色衣介焉東

征曠若發曚雲披日杲聿覯其辭旣諒旣好爾來伊何西民無告式廣德心亦昭慈實於焉定契君聖臣賢仁言利溥巧乃非先萬國來瞻事則宜然有創有承咸則千年我覩于前抑豈皆拙力有未暇或非所屑惟此凉公金紉玉切土木生輝噌吰巍嵲孰云爵旅命服在躬遹逅其初對是顯庸榮生哀死愼始令終有子世官嘉閭昌窮宛平之原司徒之兆松櫝陰陰罔縈水繞積慶在茲永世克肖何以銘之史臣奉詔

信都常忠懿王神道碑

夫春秋迭運日月遞照必時和而後物生古今豪傑之士亦必有聖哲之主而後能依乘風雲聲流後世葢運之所啓氣之所會固自有時也初太祖皇帝既定中原選異人常公資入宿衛八年復選掌內宰是生諾敏總管奴婢贈太傅烏爾圖太傅以父職事憲宗二年夏會諸侯王于矑駒河之上命宿張具河忽大漲列鼎橫潰太傅身救獲免會無廢禮上深嘉賞然竟以此得疾賜

白金三百兩為湯藥費傳歸療治而以其奴拉忻代事
且出宮女妻之明年卒實為信都王之父王諱約爾珠世
祖南征還至順德思太傅之勤問有子乎曰有名見復
俾侍中居四年敕以拉忻還之王固辭曰拉忻奉至尊
以豈宜復為臣奴臣死不敢上嘆賞良乆賜楮幣二千
五百貫償之因謂侍臣曰約爾珠忠純出於天性宜友賢
成德遂命與董文忠出入宿衛又問丞相色珍御史大
夫博囉曰約爾珠室乎曰未也賜白金二千五十兩乘遽

歸娶自是日益親幸至元九年裕宗在青宮求可總宿衛者上以王畀之一日復召入近臣諫曰畀之而復奪之無乃不可乎上笑曰朕特戲耳賜巾服寶環佩刀還侍太子徽仁裕聖皇后亦召王之夫人加以本朝冠服慰賚甚厚頃之賜金束帶及臧獲十人扈從北征恩渥彌至昭睿順聖皇后聞王之賢亦賜織金服錦段及楮幣萬五千貫三十一年授奉訓大夫典膳署令改中順大夫家令司丞成宗即位賜珠衣帽及楮幣三萬五千

貫元貞二年轉嘉議大夫吏部尚書内宰司丞大德二年進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八年某月某日以疾薨年六十一葬玉泉山之陽王娶馬氏生二子長曰布呼齊至元十四年生始八歲裕皇養之宫中年十七太夫人疾篤刲股和藥以進疾愈而終不言裕皇以為孝選宫中良家子徐氏妻之丁信都王憂哀毁踰制再三詔之起乃起賜玉帶加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武宗踐阼入侍興聖宫賜以裕皇遺服一襲進徽政使固辭乃

以為同知徽政事皇慶元年陞光禄大夫封趙國公仍賜尚服錦綺衣黄金寳幣白鶻延祐二年冬加紫金光禄大夫徽政使次曰小和尚大德九年以奉訓大夫代其兄為内宰司丞尋遷少中大夫領皇子碩德宿衛士女一人適正議大夫吏部尚書諸鸞孫男女五人趙國公之子曰雅克布哈甫齔成宗愛之召居禁中賜稱太子及長為娶御史大夫博羅之女為夫人内帑備奩具親迎之日貞慈静懿皇后幸其第内族畢至既而夫人早

世生四子皆夭博囉復以季女繼之自武宗至今上繼
統官凡四遷爲集賢學士領典瑞卿階四遷爲資德大
夫三賜海青俊禽他物以巨萬計加榮禄大夫守司徒
不拜司丞之子邁珠婁拉克善舒紳女一在室王之子若
孫既益貴盛延祐二年特贈王推誠宣力保德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信都王謚忠懿祖効順
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謚安穆父推忠守義
功臣太傅儀同三司上柱國謚恭敏皆追封趙國公祖

妣侯氏妣孟氏皆追封趙國夫人配馬氏封信都王太
夫人明年春正月集賢大學士典瑞卿曹勛師卿佐僚
吏即臣某家傳詔為王神道碑文臣謹奉詔按其家所
述及考之國史叙次於右惟太保之純恪恭慎太傅之
憂國忘身王之孝友忠敏出參入陪勤勞帝室其所積
蓋已深且厚矣宜乎貴列三能王封異姓子孫咸建大
邦上承殊眷湛恩景命被于五世開國以來羣臣臻此
亦鮮矣夫天之所厚在德聖人之所貴亦莫如德天與

聖人一也世方區區覘海岳之報于涓埃之功不亦遠乎然王非運之所啟氣之所會際吾君之聖且明亦不能底是也嗚呼時哉銘曰

粤若稽古君臣所遭伊負鼎俎太公鼓刀書載一德家傳六韜振古如斯仰之彌高繼軌並馳世豈無之皇皇我朝迺有太師太師訏訏繩其祖武位超列爵國啟廣土其嗣伊何天子所倚其孫伊何帝視如子惟此常氏頻恩積賚胡然而盛胡然而大世篤忠貞帝心簡在詞

臣作銘天子命之子孝臣忠永監於茲

袁州普庵禪師塔銘

袁州大慈化寺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貺禪師加諡慧慶大德之四年冬十月乙酉以光禄大夫三藏普覺圓明廣照法師布爾尼雅實哩復加號其塔曰定光靈瑞之塔集賢大學士顯昭文館大學士都功德使明埒棟阿傳詔中書以刻辭屬臣其惟禮樂刑政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也此既不足然後凡有血氣者皆欲肆其趍

利避害之心而是非之理泯矣當是時有能以空言誇譬福禍猶足以恐動脅誘使趨於善此慈氏之學亘百世曠四海宗之而不能已也況學其學而以濟衆利世為功不失其傳者乎惟師之生當炎祚板蕩之際象教陵遲之後遊指心之夢于壽隆雖父母莫能抑其勇契歸一之妙于大潙雖鬼神莫能窺其會情忘體合天動物與而師之道成矣楮衣糲食藜杖芒屨而民歸于儉廣津梁崇塔廟禦灾捍患而民懷於惠而師之化溥矣

迨師之沒騰英厲響赫赫隆隆不加寸威奔走千里不賴尺壤食指萬數歷祀二百六被大謚再表靈塔臨濟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上御歷總統憂勤黎元以師澤民之久寢而顯之使民知為善之利是亦慈氏之仁也淵乎杳哉銘曰

聖人制治隨世而異循源達本用而不匱方古之隆不欲而從泊古之遠欲之或窮玩常嗜詭翳世之靡合離反真其道乃信於皇我元居樸之刓毀剖析劂我治用

完儀軒法昊翼以慈寶偽既靡遁真亦克保惟普庵師
没二百年其道之昭猶火之然弗迫而却弗驅而前仰
沫承流被乎大千彼濟于深此夷于巇彼禳此祈惟普
庵是師惟師之學允困或覺惟聖天子以優以渥師謚
孔嘉師塔孔華惟億萬年賛我皇家

雪樓集卷七

雪樓集卷八

元　程文海　撰

玉堂類稾

敕賜碑

梁國何文正公神道碑

延祐三年春三月丁卯太保庫楚丞相舒古言故平章政事何瑋蒙恩追錫寵章已極尊顯而墓碑未建惟陛下矜念之敢昧死請詔曰可其命臣某文之臣謹按何

氏世家易之涞水至處士國清之後始大處士之孫葬易縣之貯泉原因徙家焉處士娶湯氏生淵終易州太守以孫貴特贈推誠宣力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易國公謚武宣娶鄧氏追封易國夫人生伯祥為易州等處行軍千戶兼軍民總管從世祖渡江死鄂州贈推忠保節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易國公謚忠毅三娶曰楊氏郭氏並追封易國夫人曰葉氏封易國太夫人楊夫人生子琰琰子德陸俱為千戶死軍

中太夫人生公諱瑋字仲韞年十六從張蔡公柔見世祖世祖感其父之沒授易州太守兄子繼死泣曰我先世功其隨乎乞解印綬從軍遂改行軍千户鎮亳丞相巴延南征署帳前都鎮撫遷管軍摠管江南平轉太平路安撫司達嚕噶齊進户部尚書行兩淮都轉運使阿哈瑪特用事謝病歸阿哈瑪特敗召叅謀中書出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大名路摠管湖南道宣慰使以叅知政事召不拜除侍御史又以母疾辭改御史中丞尋兼

領侍儀司大德十一年命為中書右丞固辭武宗即位
聞公名遣使賜白金五十兩曰以識也拜太子副詹事
加遥授平章政事議中書事賜玉帶衛率府立拜太子
詹事兼率更復為中書左丞進右丞遥以子德嚴代為
衛率使拜公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提調屯
田事賜錦衣貂裘尚書省建復以為行尚書省平章政
事累官至榮禄大夫惟公之用兵也鎮亳時國家悉賦
事襄樊宋將夏貴帥師乘虚至城下公先保城東北扼

其衝貴縱兵燒北關進趣東北萬戶托歡布哈統軍貫
文備登城呼公引避公怒奮兵出戰宋師大敗南征丞
相巴延令軍中敵我者屠之多殺戮公首諫丞相伐罪
弔民以不殺為本丞相善其言涉溧過郢克黄家灣沙
洋新城三障命公入撫則沙洋已屠矣進攻楊羅堡夏
貴盛舟師上下援江丞相遣將先武磯以分其力擣虚
渡江上流明日會楊羅公將其軍為先鋒與平章阿珠
泝四十里至青山磯夜半接戰江中黎明亂流衝之抵

南岸揚旗先登大兵悉渡賈敗走丁家洲之戰公首奪戰艦千餘宋師數十萬皆北公之為政也易民負先世錢者悉焚其券在太平破貪將之謀保三湖民不為亂為參議極言征交趾括民田選民間女子非計不用竟去浙西捕賊黄華俘良民三千餘下車治俘者還其民又致豪民十虎罪民大安大名民祠神儀衛弗度坐法公以愚無知釋之湖南大豪朱揔管奪民田訟有司久弗決公至立服公曰何不辨踢曰公拔浙西寃民三千

餘人我死不敢欺參政之召以政府貟冗願汰自巳始不拜為中丞剛直無顧護陳十事以紓民力制國用備荒政重吏禄開賢路為急務且曰丞相安圖甚賢而相業前後異者葢初則有史丞相廉平章許左丞輩為之佐復相則諸老去矣成宗深然之地震上疏咎在大臣明日政府洪楚實勒茂巴爾斯阿喇卜丹皆罷逐臣薩達克齊巴特瑪新等復召連劾不報忿之欲更廉訪司為觀察司公辨而止監察御史郭章劾一郎中前在樞府受

財既抵罪忤權貴奏捕治章公入言曰陛下殺郭章如
祖宗法度何上意解復陳十三事首曰信賞罰定律令
和大臣杜僥倖未幾以議南郊不合去趣還臺太子德
壽成宗繼賓天公言於御史大夫圖齊公社稷大臣盍
亟言定大計圖齊尋卒中宮召議成宗祔廟事公曰國
朝舊典惟宗藩親王得與此非臣敢知左丞相阿固岱
變色以則天為言公曰彼有廬陵王何可同也出以勸
右丞相達爾罕及中丞塔斯布哈急白今上及太后早

為之所既而羣奸伏誅武宗至自上都問孰為何中丞及見諭曰聞卿忠盡其竭力匡輔無有所隱進十四策以擇相為先諸王圖列封越欲自賦置吏托克托等議建尚書省易幣法皆奏格之及來河南尚書省竟立河南無賴業掠賣良民悉捕治之行屯田至揚州民負鎮南王府錢舉家入傭歲滿没為奴白王釋之王府又以民易田不可奪之田白王還之妄人趙萬兒造妖言覺連黃南陽歸德汝汴數百家驗問皆農商萬兒伏辜增河

南屯田米十七萬石又經理荆湖屯田廢地歲可出粟百餘萬所至尤以興學薦賢崇孝弟長恩信恤孤寡為任嘗奏請割田千九百畝入大名校官出御史臺錢五十萬建國學以地三千畝立書院于南陽祠忠武侯三千畝入揚州三皇廟又請置洪澤芍陂屯田萬戶府儒學教授自太平還購書數萬卷迎劉因先生為師祭議中書薦劉宣等十餘人晚年數以母疾謝事天子感動賜尚醞歲給十日侍養婣族不能自存者養之不能婚

嫁葬送教育者資之正喪祭之禮嚴內外之分明本末之要審經權之義故入為孝子出為忠臣嗚呼賢哉以至大三年九月五日薨于官年六十六十月三日葬貯梁原以夫人張氏祔夫人參知政事容實勒之女貞靜慈孝儀于九族有子三德嚴嘉議大夫衛率使德巽早世德溫武略將軍副萬戶女一適張彥敏夫人之姪也夫人趙氏有子二德讓德謙孫二長曰昺武略將軍副萬戶次曰景皇慶某年某月贈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傅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曰文正臣既奉
詔撰次因竊伏念聖君賢臣一時遇會者有之矣至論
其終始一致或罕能之若文正公言議風旨益遠而在
益思而不可忘没已久矣而恩顧之勤不憗若此嗚呼
凡百君子得無勗哉謹為之銘曰
叔虞啟韓韓别為何司空相漢寖遠而波千幾百祺乃
振于涑培深積隆紹挺雄材武宣起家專城以居忠毅
奮忠星隕江蒲洸洸梁公投筆從戎我先孔勞我功昌

終既存亳師遂涉大江于蕃于宣樹弱蹶彊風厲湘壖雷輥吳阪躍義踴仁威信澤流再入黃扉一陟霜臺襲和抑乖揚嘉斥回言雖寡由舌不可移卒開聖明弼我丕基雍容承華心膂股肱苗豈不治羣螟復興乃殿雄邦于浚之都梁熙楚懷我黍與與其功孔多其命則那惟帝念功可頌可歌謚美封崇易水淵淵貯梁之原永矢弗諼

秦國昭宣公神道碑

翰林學士承旨塔海既以忠勤左右天子為賢公卿延祐二年詔特贈其曽大父察克圖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妣某氏追封隴西郡夫人大父琳沁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謚安僖妣濟默蒙郭勒氏追封秦國夫人父哈荅孫推忠効義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昭宣母伊埒哈瑪爾氏封秦國太夫人次徹辰氏追封秦國夫人明年春上復思太傅之勞命詞臣某文之碑

以休顯之謹按太傅公蒙古人世居關中憲宗時安僖府君扈從至和林家焉公十五宿衞世祖藩邸號稱謹篤眷遇有加中統初命掌玉食至元二十年以昭信校尉為生料庫提點後四年納延叛從征有功加武略將軍又二年從至杭海元貞元年遷明威將軍宣德雲州銀場都提舉大德改元陞懷遠大將軍淮東淮西屯田打捕揔管武宗即位進鎮國上將軍淮東淮西道宣慰使至大四年盜起四明賜三珠虎符拜資德大夫中書

右丞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往捕之驅以入海因感瘴癘以某月某日薨于位年六十五以某年月日還葬京城太師莊之先塋有子五人長即塔海娶塔海德濟氏岙世追封秦國夫人有子曰托克托穆爾繼伊木圖氏封秦國夫人有子曰塔海呼圖克曰巴延布哈女五人珠克娶納雅珍氏有子曰都訥曰巴咱爾巴尼女一人拜珠娶托克托鼐氏有子曰六十二女二人埒里娶伊蘇楞氏有女一人鼎珠娶托里氏有子曰達忻公之子皆賢而塔海

尤為累朝所器重方數歲世祖一見竒之命肄業國子學十六繼父内職從至杭海及事成宗為樞密院斷事官天德之末輔立武宗轉同僉樞密院事陞副使尋為大司農遷同知宣徽院事今上在東宫或建言立黑軍衛帥府力諫止之由是竒以心膂知無不為及上踐阼歷集賢大學士太醫宣徽院使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累階自太中大夫五遷為榮禄大夫益見親幸推恩錫類爰及其先焉臣嘗謂國朝用人頗類

漢初懐一藝抱一能莫不畢效其長立功當世故能成一統之業開萬世之基然功臣之後其盛且大者又必由先世積累之厚所致觀於秦公可見巳夫自安僖以世族起關陜北事憲宗固知所歸矣一傳至太傅遂握藩維之寄分茅土之封豈無故而然耶杭海之役值歲飢凶人無生氣公請於上賑之不足又出私帑相之全活不可勝計四明之亂一方騷然公驅除安集奮不顧身民用相保而病則危矣簡在上心終受顯服盖先既

裁之後益培之宜再傳以有今日嗚呼天道福善其可

誣哉銘曰

上古邈矣爰徵有元列聖垂裳百辟聯軒位事惟能建

官必賢幽遐並興矧此連根懐哉安信鞭弭櫜鞬策足

門右晞光日邊備艱載勞乃啟昭宣幼事世皇屬于天

官夙夜在公忠篤貞堅執豆贊祭如臨于淵再從北征

厥功茂焉廾賦既成來旬來宣成宗武宗益著其勤高

牙大纛東既是藩厥閫載馳遣車巳還齒耇于德誰執

誰專惟子克承有隕自天奕奕裒裒我寶以桓二華八川國之以秦何以報之爾子爾孫何以表之隧石有文

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

皇慶元年春制贈少林開山住持光宗正法大禪師裕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命詞臣文之碑臣其奉職惟謹佛法相傳有信具至達摩持以渡江梁武帝問語不契去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為禪宗初祖六傳而至惠能曰大鑒師為曹溪祖裕所居達摩

處也其宗以湛然當寂為真空洞不虛為實廣大不蕩為際其教人亦惟曰性善其論曰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曰當仁又曰能仁隂有以心而贊格君皇猷未甞以福田利益嘐嘐語人而慈雲法雨隂覆陽被歴代帝主意欲清心静治使萬姓蒙福謂浮屠言可底行奉之冞至歲乙巳時世祖居潜邸命師以明年於少林大作資戒會戊申太宗詔住和林興國辛亥憲宗召至北庭行在所居㝧月其言上當帝

心洎世祖即作命摠教門事賜號光宗正法俾建精舍於故里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衆師去世若干年今上皇帝寵以贈典言行而道大也皇帝若曰洪惟世祖神武不殺本仁祖義以一天下朕欲昭我祖德持盈守成唯爾克紹乃初祖永孚于仁以宏濟我兆民顧先哲其逝朕弗克見于兹邈焉雖去來夢幻無得而名而封贈哀榮豈不在我其尊爾官隆爾爵以寄予思以迪後人以永譽於萬世師之住世也三閱藏經而成誦誘掖後

學無倦色通羣書善翰墨吟詠提唱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而師未始以為能事幼遭世變煢然無依適逢老比丘勸以學佛曰能誦法華經足矣師曰佛法止是乎比丘異之與偕謁古佛於仙岩曰此龍象種當為大器即為祝髮授具與雙溪廣公同執事者七年遊方來燕親炙報恩萬松師者又十年道益隆學者益廣其住少林也萬松海雲二老實為之主屬少林煨燼之餘甓邈緱氏之永慶已而興仆起廢訓走說法施者如丘山

來者如歸市嵩陽諸剎金碧一新洛陽白馬經筵不輟皆師力也而師瞑目燕坐張寂而默若無與焉至元八年春詔天下釋子大集于京師師之學徒居三之一嗚呼盛哉師剛果强毅公勤廉明平居風神閒敞襟度夷曠復嵩山如祖師再出世倡道垂教於天壤間如鼓雷霆而揭日月所謂大善知識標凖斯世存而不朽者與字好問人以雪庭稱之太原文水張氏子九齡入學日了千言鄉閭曰聖小兒方娠母有異夢及生家有吉徵

其說法也涸池出泉古殿有光諸瑞非一云者其徒詳
之矣此戴其大者銘曰
佛以仁傳聖以仁治其仁伊何此心而已混未嘗混照
徹大地推未嘗推淵澄止水梁皇有為不諧其旨誰直
其原曹溪東逝逮我裕公道還北矣師少不凡見稱州
里休林古佛真源指示至老游參持戒律已萬松海雲
合辭招致參從渡河幾三百指緇俗趨走營施山委
嵩陽諸剎金碧翬跂洛陽大講經歲不弛二百冊區犀

廢盡起僧無徭役大衆歡喜曰一佛出世遇明天子其人已滅其道不死不空不住天地終始前人之遺後人之思帝命曰咨章服是宜百世其承之四方其則之唯爾法是依唯爾言是師臣拜稽首聖敬不違播爲聲詩永之兹碑

太原宋氏先德之碑

皇慶二年夏車駕幸上都羣臣扈從獨昭文館大學士宋趫弗克從於是儀天皇太后命倣古制爲安車驛赴

行在所且給裝錢甚厚明年改元為延祐元年二月二日制詔中書以超為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秋八月天子至自上都駐蹕龍虎臺公卿百官奉迎上顧翰林羣臣曰宋超於朕非他人比朕深頼其力用僚寀具善遇之羣臣敬聽欽承三年夏又詔臣其大父禧嘉議大夫戸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與寧郡侯謚敬敏父和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與寧郡公謚文康大母李母李繼張妻王皆追封與寧

郡夫人秋某月又詔臣某文其先塋之碑嗚呼上恩至矣謹按宋氏世家太原之樂平縣長壽里高祖某字德謙宋宣和時進士博學多能名與趙國器埒三晉以西皆宗之貴冨子孫欲昭其先者必德譔文為重遠近學者輻湊率皆有聞故晉之言師道者必首宋氏娶王有子曰洪在金為名進士父子以家學相傳自樹益茂其子即敬敏公禧也生文康公和字君和幼值亂離轉徙雲朔然猶嗜書不肯舍長通六經大指慨然有及物心

遂刻意為方無所不習又博聞深辨之由是大通求治者填門均予善劑無間於顯晦約豐至其窘憊不自勝者既藥之又從而買米分賑之或親為調餌乃去活者滋無筭皆曰非宋君和吾何能生貧者感富者謝宋氏名實俱積矣家破而完完而益振遂大時兵荒循環白骨彌望公自代地歸見而泣焉曰此皆鄰里鄉黨也傾貲取瘞之又率邑中旅祭之王生者其師也子父不相遇乃構堂迎致養其夫婦終身為之棺衾墳墓又戒子

孫四時附祭無廢其篤行類此以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己未卒年七十有八娶李氏以至元九年三月卒繼張以至元三十一年三月辛惟文康承詩書之緒不幸蚤阨乃能奮而自立蓄其盛心然慮其不可必遂則游藝以暢志觀其處心積行雖古之君子不過也葢自德讓以來既已三世為儒而力豐時嗇至于文康盎幾泯矣而欻然以伸內外兼飭復開厥家可謂英特之士者矣而超其季子也幼已不羣經方兼誦而師不煩文康嘗

撫而語人曰吾活人多矣天其酬以是乎少長即以尚友天下善士爲急會料民爲兵家與焉憤發曰世儒而今兵耶不脫非夫也乃辭親徒步來京師有忽吉甫者中山名儒也爲諸道醫學提舉聚徒教授因往兼受二業僦舍五里外日啗虀粥戴星往來師嘉其勤苦使分教數十人乃立程度課督整勵衆皆有成師喜而薦之得太原醫學正二十四年轉將仕佐郎大都醫學教授距辭親時十載既而名聞禁中方用丁文康憂居喪一

準於禮有旨起直尚方賜以居宅俾視太師及公主疾愈賜衣鈔扈蹕柳林上顧林木不懌隱几而卧問侍臣以枯悴故歷十餘人皆不愜獨對曰柳水木也往者河經林間土潤木榮今河徙益遠故耳上悦矍然起坐稱善者久之二十九年詔除其更繇覃懐有御藥園設官提舉歲從中遣使采製則中闌闠而立局遠屏行人聚民執役局中為公私大患其年使往盡革其弊民為歌謡稱頌之先是州醫官與提舉官屬有隙一日誣以用

御局藥鼎烹所盜狗者有司置對方殷使適至察其跡
可疑試語有司而兩造知不可隱皆首實遂止坐盜狗
罪不然坐不敬者數十人哈喇楚巴圖爾上愛將也有疾
上憂之奉詔往視既愈上大悅勞問從容因乘間以儒
而為兵請上即諭中書樞密曰哈喇楚巴圖爾萬人敵也
宋超活之與活萬人同其削兵籍而隸醫二府奉詔施
行遂遂脫兵之志魯國長公主及駙馬魯王皆得危疾
詔馳傳視之至則遄愈主王皆感其更生奏以為應昌

總管賚以妻妾奴婢金寶幣帛車帳駞馬牛羊甚衆悉
謝不受告歸不許為留者二年主以圉人竊賣駿馬縛
將殺之時適在坐為陳貴人賤畜之義力諫免之比還
王之中外雖孩穉亦無一物故者三十一年詔視庫克
楚太子疾愈上甚喜賜之衣鈔元貞元年壽寧公主伊
埒哈雅公主小太子相繼有疾詔治皆愈上喜召至便
殿迎笑賜坐慰勞賜以玉食時服裕聖皇太后因俾兼
直隆福宫十一月太后小不安療即差賞以衣鈔貂帽

布達實哩公主下嫁高麗王阿穆噶太子持節送之詔使護行貴賤萬人跋履皆無恙道經廣寧廣寧民行賈高麗以罪為高麗流竄𣯶羅者十一人𣯶羅絶島也非人所居至是其家邀訴至則語王追之存者七人耳為之衣服飲食而歸之且戒王毋得復然又具白太子申禁是後高麗不敢流竄中州人大德元年阿穆噶太子疾視之愈二年又視魯國長公主疾又愈皆有重賜今上皇帝居潛小不安命往視尋可裕聖大喜褒賞再四

今上設燕命坐手贈寶鈔白金且豫命宫人製金衣即燕所出以衣之今上視其宜稱甚悦寵豫優洽四年裕聖不安茹藥尋差賜衣鈔改承事郎掌醫署丞成宗皇帝疾時得少愈輒受賞六年陞承務郎十一年陞本署令遷奉訓大夫至大元年進正議大夫掌醫太監皇太后有旨蠲戶役二年視碩迪巴拉太子疾愈賜衣鈔他如奉詔視療貴臣帝師愈而蒙賜者不列今上居東宫綜軍國事有旨充昭文館大學士皇太后録前功加

賜寶鈔甚厚三年遷中奉大夫仍職昭文自昭文拜今職碑紀先世事而及此者以著有是祖父必有是子孫也今年六十矣而恂恂謙勤居閒危坐讀書至昃不廢自世祖時入侍宫闈出入四朝或留中彌月非獨以方進藎正言讜議而將之以樸忠純誠故聞者不厭而所益宏多退無自矜之色與人恂恂表裏若一故列聖眷之亦終始若一中饋久虛上以内人汪氏繼室封異寧郡夫人前後所得賜予及樂平租入常分遺二兄若姻

友之賢者家無留貲技能雖高未常自秘以惠淑後進為喜嗚呼制行立心若此可謂克肖者矣其躋榮介福孰曰不宜故因纂其前烈而牽連書之抑以啟後之觀感而勸慕云爾文康有三子伯曰越先卒仲曰起終汾州吏目孫順江淮鹽引局副使豫中官位下都總管府掾泰衛王府侍官復掌醫少監學行能世其家恒印鈔庫大使有剸治材伯仲之子皆由李父以仕又以恩復其家孝敬振振蔚為太原名族然則今之恩紀郅隆者

豈上之好賜下之幸致哉由其義故也新塋在某所文康而下四世皆葬焉越與其配李氏祔銘曰

聖緬世殊術閎効踈蠖屈蟥伸若有若亡顯允德謙握懐瑾瑜不韞不沽大昇其徒維晉武國我以詩書惟守單平我貴曰儒我有子孫我道不孤卓彼文康奇肱之車乗風而徂復還于初此我堂構此我畓畬仁宅禮門闢義為塗襲其家珍與神聖俱彼蟄以危我安我舒彼饑且渴我餔我濡彼以為命此以其劬野有其饔里有

其居諒曰古人不遠是踊子濬其德維川維澤諸爲忠誠于以醫國簡在帝心温恭朝夕豈無他人惟爾之特式公式侯帶裳幅舄報厥攸生烝甞廟祏噫嘻宋氏其盛匪棘樹之百年於焉始穡功無不酬酬無不極凡百周行毋怠而力世萬子孫視此貞石

秦國先墓碑

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臣竊獨究觀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之治天下以

道為車以德為馭揭日月而載雨露括宇宙而宏紀綱
聖智亦云睿矣然於一技一能苟有以自見者罔不舉
而措之得用得行之地而致其功益兼愛一視初無富
貴貧賤之分也故能大一統而垂萬年丕顯丕承式克
至于今日陛下法天憲祖於多聞建事寶賢安邇之大
經有加彌光故凡左右景從雍容廊廟者皆當時豞成
基命之後昆也嗚呼不其盛歟至大三年詔追贈貝和
中奉大夫護軍漁陽郡侯配郯摩克氏追封漁陽郡夫

人伊德實托郭琳資善大夫上護軍漁陽郡公配約蘇鼐氏漁陽郡太夫人大秉多自翰林學士嘉義大夫贈榮祿大夫柱國薊國公配奇齊葉齊德濟氏追封薊國夫人皇慶元年加贈郡侯為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大司徒秦國公謚康懿加贈郡公為懷忠保節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秦國公謚安惠加贈薊公為推誠宣義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秦國公謚文敏三夫人氏皆改封秦國夫人焉是為今翰林學士承

旨光禄大夫崇福院使大慈多之曽祖祖父母也延祐
三年詔樹碑于其先塋命臣某為之文謹按秦國康懿
公伯什巴里人也世令德為有國中貴臣至文敏公學
業益懋中統中自其國來覲天光世祖既知其家世甚
盛又知其學問有源隨問隨對上大器之即命通籍禁
門恒侍左右誦說經典益久益親賜侍宴衣冠貂裘帽
金帶銀器白玉佛像銀鈔等前後相望恩顧良勤且謂
皇孫阿南達曰遺爾良師爾願學否對曰果有良師乃

所願也遂詔為阿南達師未幾莽噶拉太子甍皇孫嗣
為安西王出鎮順聖皇后為之請于世祖願載師自隨
上不允曰大乘多我所須也餘人則可既而后又面請
曰大乘多學業甚精聰明方正俾往訓導數年諸子有成
然後乃還若何上不得已許之辭行三宮皆贈良馬金
錢詔其子大理多入侍裕宗于東宮以文學供奉順聖
又俾諾海駙馬巴薩大王從之學上又詔其子大慈多
入侍禁中與托音俱以文學備顧問文敏既西行扺開

城阿勒坦布哈阿多侯王皇孫皆師之久而王將遠征曰

巴克實老矣其留平凉少休矣巴克實者漢云博士也興

時文敏亦曰吾老矣西來二紀矣吾思見至尊也使請

王許之遂自平凉歸京師値世祖上賓成宗即政入見

上深嗟閔曰先帝所篤敬恍愛者也今老矣其以三品

祿之遂拜學士嘉議之命賜第于長安賜寶鈔以養之

大德三年庚子寢疾薨于賜第年七十有二葬于某所

太保生二子長即文敏公次曰大悲多終於宣政院提

點所達嚕噶齊文敏有六子曰大理多終中順大夫樞
密院參議曰大慈多自州守陞轉運副使入為詹事集
賢平章軍國凡十四遷而陟一品忠誠閎敏以文學侍
中知無不言多所獻替中外以大用期之曰拜特穆爾終
中順大夫陜西怯連都總管曰布推尼錫哩末仕他姬子
二曰僧努承務郎烏程縣達嚕噶齊提點有四子云云
孫若干人惟我國家初基其遂古結繩之治未改及四
方畢服遠或數千萬里則號令之明期會之一始不得

不驅策諸國字書以為我用若秦公父子葢彼之授受有源業精而學博者也適當寤寐俊乂之朝謳歌來歸契合于一見之頃文子文孫為賓為師出入中外者三十年卒階清閟二子又克篤前人成烈日近耿光延寵歷朝世濟其美及考論其所自文學之外無他歧也然則守身之專得君之盛可謂絶無僅有者矣猗歟休哉

臣既奉詔纂叙申之以銘銘曰

於惟皇家統天載地肇修人紀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無

有遠邇矧是本支宜君宜王舍學何以可渠可摹孰克堪兹西方之美廣厦細旃啓心沃心見晚興喟詒謀輟愛輔彼緑車偕其行止邁彼壠坻亦再終星爰閟而憩言歸自鎬乃際鼎成嗚呼豐芑後聖一揆恩無不周世濟有子益顯于初相命公珪尊其簋簠豐碑桓桓發自德音以慰以禮非學何立非孝何行非忠何仕老臣奉詔詔爾雲仍其思其企

雪樓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樓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柟

謄録監生臣鄒貽詩

雪樓集卷九　　　　元　程文海　撰

玉堂類藁

敕賜碑記

薛庸齋先生墓碑

聖天子思以二帝三王之道致太平是故表章六經尊寵儒生所以風厲天下者意甚深也國初河南薛元徵之制行立言穎然當世搢紳尊之曰庸齋先生先生之

子友諒今直翰林為學士天子知之延祐三年夏四月有詔為先生樹碑而俾臣某壽其事于石臣與友諒同寅習知先生名德固願有述也況又奉詔謹按薛氏自漢晉為汾陰大姓有東西南三族之别徙下邽者西族胥也先生家本下邽世有顯者大父珪讀書力田不躡世好父沂明春秋經傳再與計偕廷策輒見卻歸而聚書窮理不復出衆仰其高以友諒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河南郡伯配郭氏追封河南郡君先生

生而不羣幼而有詩聲冠而載書入少華晝夜誦習不以辟地廢東枯葵學書泉上石為之窪其勤類是又從明理學者游遂一以聖賢為宗國初遊大同過應州高韓二帥喜而薦之中令耶律公得應州教授俾子弟學焉公與間語輒擊節賞會沙門萬松問先生以孔子之教何者為要荅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松默服時進兵襄鄧中令薦聞授撿察使督衛輝河南餽未幾改軍儲轉運使軍以無乏明年召還賞白金百兩貂裘一楊奐

秦中名士也廉訪河南慕欲與游辟居幕府先生從之始定居洛西甫閱歲謂寮寀曰進不能行其道徒羈塵網無為也即棄去一時英俊若中山楊果縉雲李微虞鄉麻革雲中孟攀鱗蒲城郭鎬李廷河中賓獻卿洛陽宰沂皆友也王文統柄國嘗羅致沂為真定勸農使不得已而受陽為不事事至亡其告身及金符於酒家文統知而迹得之沂因自免歸文統聚歴代奇謀詭計為一書先生見而責之曰士君子如欲平治自有聖賢格

言此何爲者遂絶勿與通中統初召爲平陽太原宣撫不起授提舉河南學校亦不起日與女几辛愿柳城姚樞稷山張德直太原元好問南陽吳傑洛西劉繪淄川李國維濟南杜仁傑解梁劉好謙講貫古學且以淑人伊洛之間復蔚然矣洛西山川明麗先生卜築其要會重以花竹池臺之觀良時勝友觴詠遊衍浩如也自中令公以下咸謂洛西神仙先生高明樂易誘掖不倦及門者後皆知名官洛師者多名卿材大夫昕夕造席請

益過者以獲識為幸遇異時瞻遺貌過故居慨然賛詠而不能忘二子友直終於龍陽州判官友諒蚤以文學記室事安西王王薨官州縣三十年勝殘伸枉興利去害皆有實狀最其大則武陵涔陽活餓莩餘三十萬晚構精舍於洛西招徠教育述續先生之盛心義方之明堂構之美葢兩盡焉先生臨終不茹藥具湯沐授治命為書别親知又題七言詩四句投筆而没時至元八年秋九月冬十一月葬北邙山之陽今贈集賢直學士亞

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謚文靖配徐氏追封
河南郡夫人生友諒及王郝楊三婦次王氏生友直次
任氏女八壻曰太常博士王顒曰陜西漢中提刑按察
使郝繼祖曰孟州知州劉遹曰永寧張經洛陽焦厚孫
惟德楊師孟永寧張成孫男九曰濟終山陽尉曰貽孫
蚤世曰恭曰鼎安蚤世曰寬國子生曰裕曰信曰敏曰
惠孫女十有四先生為文辭得於心有易解中庸註聖
賢心學編皇極經世圖説道德經解陰符經論説有詩

三百篇曰適意集嗚呼若先生者可謂生有以樂死有以歸俯仰天地不愧不怍者矣恩加烝嘗延及奕禩不亦宜乎碑宜有銘銘曰

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元聖所志有紀有經未墜在人或措或舉顯允薛公其適惟魯吾師吾友莫或稗之匪以旦暮與千古期野有玄黃吾有緗素飲水曲肱夢與天遊維伊之左維洛之西昔程今薛室豈遠而湛露及泉道隆時泰夫豈公榮百世永賴邙山之陽林深石蒼嗚

呼遠矣其存者長

秦國文靖公神道碑

孔釋之道為教雖異而欲安上治民崇善閑邪則同後世之士各尊所學更訾迭詬莫歸其極自故翰林學士承旨秦國文靖公始以佛法見知天子至於忠言讜議敷宏治化者孳孳焉悃悃焉悉本乎孔氏孔釋之道克協于一夫天之生斯民也豈無意哉初其父方燕坐作觀音觀想忽有抱一童子付之者已而其母有娠及産

紅光發屋鄰曲爭以失火來救生五歲一日卧三晝夜始寤問其故則曰文殊方為吾說法不覺久留耳自是日聞父兄講誦經論即了大義九歲始從師力學一目十行俱下日記萬言十三能默誦俱舍論三十卷十五孔釋之書皆貫穿矣十九被徵召對稱旨為特賜坐世祖即位進寶藏論元演集一十卷嘉嘆不已因勸上宜覩經史以知古今治亂之由正心術以示天下向背之道遂譯尚書無逸篇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以獻上深

納之親王阿里克布克潛謀不軌天子重以骨肉之情命公往調護之而反狀益聞乃遣近侍㸃色斯特穆爾布哈亟召以還曰毋害善人既至慰勞久之公因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敷繹詳暇以諫上大悅特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商議中書省事奉詔譯尚書資治通鑑難經本草成進承旨加正奉大夫領集賢院會同館道教事

公既以碩德重望為上所信幸每賜對必以開言路廣
聖慮慎刑節用為言未嘗不稱善至元三十年五月二
十有二日丁丑忽端坐若禪定者左右扶就寢至夜聞
異香馥郁即視之已薨矣是夕有大星隕于庭圓相凝
室不散見白毫出西南去天子聞之震悼遣中使致祭
賻贈有加五日辛巳闍維于國西南門之外得五色舍
利不可勝計塔葬其骨于宛平縣七園之原詔收其家
遺書得歌詩偈贊頌雜文數十卷命刻梓傳出延祐二

年贈推忠賛翊協德欽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秦
國公謚文靖明年集賢大學士臣顥請刻石表墓而以
文命臣某臣謹按公諱安藏字國寶輝和爾人世家伯什
巴里自號龍宫老人祖諱小乘多贈銀青榮禄大夫大
司徒父諱德森特克薩和爾德贈太保儀同三司並追封秦
國公祖妣布延德濟妣額森郡主並追封秦國夫人配
張氏封秦國夫人男二威喇托多齊中憲大夫同知徽
州路總管府事女一適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耶律希圖

中書左丞相鑄之子也孫男二闕閭朝列大夫德安知
府九九其門徒之賢者則太師天藏沙津宓護赤為之
首臣常與公同僚並受世祖之知覿公為學有根柢制
行有繩準論事有本末憂國如家視物如已忠信豈弟
有古君子之風是以四海之内黔黎之氓緇素之流希
聲光而談道德者翹首跂踵莫有間焉其能生為大臣
没享上公宜矣銘曰
佛以教離儒以習衰哲人之憂愚者之疑於鑠秦公孔

釋無馳振衣金維與道俱東居也生知允矣上智搜羅
羣經攄發祕義以儒輔世以佛洗心嘉言罔伏如玉如
金出入承明餘三十載窈窕禁林遺風猶在音容雖邈
命數維新茫茫泰郊原隰如鱗吁嗟泰公百世之士繼
之承之惟爾後嗣

大護國仁王寺恒產之碑

皇元以仁得天下其愛衛社稷福綏生民之道甚備惟
佛法慈悲智慧大無不包細入無倫參天地賛化育功

博且逺尊信尤異若昔太祖龍興列聖相承世祖奄有四海成宗垂拱而治武宗立功邊陲今上撥平内難以正神器皇太后慈明仁愛受天下之養雖天命所歸人心所戴萬有億載而陰相黙佑之者豈無所自耶初至元七年秋昭睿順聖皇后於都城西髙良河之濵大建佛寺而祝釐焉肇基發跡天人之應神物之感雲𧄍霧集昭爛赫奕三年而成時裕宗在東宫襄善賛美所以奉慈闈尊梵王宏法海之盛心無所不用其極以佛法

不徒行必依於人人不可以無食中宮乃斥粧奩營産業以豐殖之已而効地獻利者隨方而至物衆事繁建總管府統於内置提舉司提領所分治於外歲滋月積府之政日以懈田失故額租賦不登寺之賴日以削至大元年皇太后翼扶明聖慨然思述祖宗之德念昭睿順聖經始之仁罷總管府建會福院以平章政事宣政院使按巴哈瑪爾布哈為會福院使綜核名實遣官分道約部使者集郡縣吏申畫疆埸樹識封畛歷四載始

仍舊貫視常歲之入相倍蓰焉凡徑隷本院若大都等處者得水地二萬八千六百六十三頃五十一畝有竒陸地三萬四千四百一十四頃二十三畝有竒山林河泊湖渡陂塘柴葦魚竹等場二十九玉石銀鐵銅鹽硝鹻白土煤炭之地十有五栗為株萬九千六十一酒館一隷河間襄陽江淮等處提舉司提領所者得水地萬三千六百五十一頃陸地二萬九千八百五頃六十八畝有竒江淮酒館百有四十湖泊津渡六十有一稅務

閘垻各一内外人戸總三萬七千五十九實賦役者萬七千九百八十八殿宇為間百七十五櫺星門十房舍為間二千六十五牛具六百二十八江淮牛之隷官者百三十有三經界既正版籍既一皇帝以為能稱孝養意進封按巴泰國公辭上曰爾逮事世皇乃累朝舊臣封以此毋庸辭出制書親授之皇太后樂其有成功也命詞臣載文勒石以垂永久臣奉命惟謹竊謂祖宗受命為天下主所以尊崇佛法休息僧徒惟恐不備焉者

豈有他哉誠以其道足以安利國家澤潤生民期底于至治也欽惟聖上侍皇太后繼志述業篤恭於其上而羣臣披榛剔蠧忠順於其下故能若是猗歟盛哉居其居習其書衣其衣食其食盍亦脩其道安其教顧宗社之靈長祝兩宮之萬壽以報于上嗚呼一寺之政必得其人乃舉況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乎既刻其詳于碑之陰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巍巍世尊靈妙昭融振華金方廸我皇風皇矣聖神聰

明神武圖基萬億四三六五爰稽象教載跂遐躅四海同源萬里一轂於穆昭睿順坤承乾高良之濵神宫矗焉丹明碧麗重門夾戺傑棟龍驤飛甍霞肆學人緫緫以衣以食原田每每誰處誰闢繼祖承宗唯我聖君爰啟爰謀太母之仁昔也莾只今也禾黍昔也蕩只今也徵賦既樹既碣疆埸有截我倉我庾載盈載溢惟得其養其道乃明惟得其人其政乃行嚴嚴廣刹其音諰諰西負太行東漸滄海松敷梵唄河衍法流於千萬年敬

天之休

貞文先生揭君之碑

延祐五年春二月癸巳朔越三日乙未皇帝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臣顒翰林學士承旨臣和塔拉都呼默色言集賢大學士臣約臣貫等爲臣言故江西儒師揭來成其道德之化仁義之教被於人也深人思之弗忘而名號未有所加封樹未有所表無以勸來者謚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謚曰貞文先生賜碑墓道臣

等謹昧死以聞制曰可其賜謚貞文先生翰林學士承
旨某其為碑文翰林學士承旨孟頫其書篆三月戊寅
傳詔至盱臣某方養痾田里待盡朝夕不圖聖恩猶慮
及臣臣雖委頓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臣謹按揭受氏有
三以官楚司揭氏之後以邑漢揭陽侯之後以名漢陽
信侯之後晉魏吳楚之間皆有之唐乾寧中有僕射鎮
為袁州刺史居盱水上者為盱江揭氏居章水上者為
豫章揭氏皆宦族先生諱來成字哲夫世居豫章之豐

城今為富州云先生孝友篤誠出於天性家貧從諸父
三登學手抄經史百家讀之年十七為人師三十三始
為進士四十一而宋亡築室篔荷山之陰筍坡之下授
徒自業暇則率子弟灌蔬薙草講誦畦閒暮則拾薪蘇
以繼照其配日夜蠶績佐之以具婚嫁喪祭存老恤孤
嘗得遺金直可二萬求主名還之年餘七十不肯乘車
輿意所往即徒步百里齒髮不少衰端居竟日不苟言
笑雖妻子未嘗見疾聲厲色惰容雖武夫暴卒卒然遇

之莫不斂容敬禮其飭身修行必踐其跡安時順事一
會于理卒之日遠者悲傷痛悼近者朝夕會哭如親父
兄葬之日送者咸慟哭盡哀行道之人至不忍聞君子
曰先生懷道秉德博問苦學不以貧賤易其樂不以靡
薄遷其慮動靜有恒俯仰無愧生而人敬之死而人哀
之非古所謂特立獨行者歟嗚呼賢哉臣竊維處士有
謚其來遠矣自世祖皇帝有天下四十餘載以處士得
謚及賜碑者蓋自先生始非皇上聖學日熙文德天覆

岩穴草莱之士雖有仁智烏能被休光承浚澤若此哉以先生之行謚曰貞文實應謚法迺繫而銘之曾大父諱克巳大父諱光朝父諱惟明世忠厚父以先生後伯氏惟聰娶雙井黄氏生三男梅十歲能屬文蚤世傒斯今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若讀書力養惟謹一女嫁陳用清孫男二汯滈女四長適楊湘次適陳閏生以端平乙未六月九日卒以至大已酉六月二十二日葬以明年十月十又六日墓在宅西南四

里查山三世祖諱文莊兆之右文集二十卷藏于家銘曰

於惟貞文茂懿深醇莫知其源孰知其津無迎無將圓物之常無喪無得命物之宅渾兮淵淵肅兮融融以是而始以是而終九族漸仁羣士仰德天子命之百世之式

昌平縣新治記

昌平在今為赤縣當行幸警蹕之道皇慶二年冬十月

己卯詔徙治縣西南五里辛店以便吏民之供頓宰臣
以前主簿程玉嘗有惠政于民民信愛之奏以為尹任
其役玉至官與達嚕噶齊達罕主簿紐爾台郭勒巴延布
哈尉塔布岱典史陳榮等議割禄入五月以倡於是前
達嚕噶齊布斯必多羅岱等及縣之長老他郡縣之吏皆
捐金來助又取物產雜植之隸官者售於民而利其直
合得楮幣萬九千二百緡以延祐元年秋七月十二日
建功以九月某日落成凡長吏之治胥史之署賔燕之

次儲庋之藏庖飪之舍靡不周備而費一出於縣官又夾道列植榆柳北至闢南達于都門綿亘九十餘里他政一如主簿時加勤恤焉天子以為能三年夏四月特賜衣一襲進階承務郎遣上都留守哈喇特穆爾度支監卿曼濟台等傳詔翰林命臣某曰女職太史氏其為文著之碑臣謹按昌平在漢西都屬上谷東都屬廣陽在晉屬燕國隋屬涿唐屬幽州之范陽郡其間或為郡或為縣廢置無恒而治亦屢遷今舊治則後唐所置名

則石晉所復也自古天下不能常一茲縣扼雄關之隘據南北之限故其民善守而尚勤開國以來連山失其阻大河失其險際天極地莫不來臣上享其平下安其生而茲縣為赤縣葢五十餘年矣其徙也非醜舊而圖新所以利吾民其著也非侈令而夸後所以勸其臣世之君子仕於窮荒僻壤猶曰吾受天子之命來為吏不敢以欺其民況在輦轂之下乎且孤城小邑之令猶不可以授非其人況在畿甸之內乎嗚呼今之令于茲者

善已後之令于兹者朝廷將何以得夫賢乎賢者將何以副吾君乎唐有大臣曰狄梁公萬歲通天中由魏州刺史都督幽州昌平於幽州為屬縣縣人至今祠之夫近於民者宜莫如令古之令于兹者多矣不聞有所祀而梁公居官非久又非為令顧得民心如此豈不以其大忠也耶比有旨復修梁公廟然則天子所以風厲天下者深矣豈唯昌平哉延祐三年六月丁亥奉勑謹記

旃檀佛像記

葢聞道非有像作易者必擬諸形容法本皆空度世則螀資於色相謂如指空為鏡不若以鏡而喻空即樹占風將使識風而忘樹是以雙林付囑舍利以凡聖而遍分千輻經行足跡亘古今而常在非炫神通於幻境實開方便於迷津所謂由目以會心即心而印佛者也按大藏功德經佛昇忉利天度夏三月為母摩耶説法爾時優填王常懐渴仰而不得見敕彼國内巧工造佛形像禮拜供養毗首羯磨天化為匠者即白王言但我工

巧世中為上王即選擇香木肩自負荷持與天匠操斧
斵木其聲上徹三十三天至佛會所以佛神力聲所及
處衆生罪垢煩惱皆得消除又觀佛三昧經佛昇忉利
天既久優填王不勝慕戀鑄金為像聞佛當下以象載
之仰候世尊猶如生佛乃遥見佛足步虚空蹈雙蓮花
放大光明佛語像言女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
諸弟子付囑於女然則萬影沉江如如不異孤光透隙
一一皆圓夫豈擇地而容盎亦隨緣而應望梅林而止

渴靡不同沾汎竹葉以言歸誰堪共載唯我聖天子道
躋往聖慈等覺皇祝長樂之春秋恒依佛地企如來之
歲月坐閱人天爰命集賢大學士李衎與昭文館大學
士頭陀太宗師溥光大海雲寺住持長老某大慶壽寺
住持長老智延大原教寺住持講主某大崇恩福元寺
住持講主德謙大聖壽萬安寺住持都壇主德嚴大普
慶寺住持講主某繕究毗尼經典討論瑞像源流乃有
阿閣鵷鸞法筵龍象五千四十八卷歷刧藏心十方三

世諸尊宿主摩頂莫不恪承淵旨同述勝因曰釋迦如來淨飯王之太子生於甲寅四月八日是為成周昭王二十四年既生七日佛母摩耶夫人往生忉利至昭王四十二年壬申太子十九棄位出家修道至周穆王三年癸未道成八年辛卯思報母恩遂升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為像目揵連慮有缺謬躬攝三十二匠升天審諦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佛是年佛自忉利復下人間此像躬迎低頭

問訊佛為摩頂授記我滅度千年之後女往震旦廣利人天由是像居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兹六十八年凉州一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京一百七十六年北至燕京居今聖安寺十二年又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宫内殿居五十四年大元丁丑歲三月燕宫火尚書省舒穆嚕公迎還聖安居五十九年而當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乙亥遣大臣博囉等備法

仗羽駕音伎四衆奉迎居於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
聖壽萬安寺二十六年己丑自仁智奉迎居於寺之後
殿焉元貞元年乙未成宗皇帝親臨奉供大作佛事計
自優塡造像至今奉詔纂述之歲是為延祐三年丙辰
二千三百有七年噫四大海中頓覺業風之息一彈指
頃不知賢劫之過嘉與涵靈從兹安隱於是集賢大學
士陳顥以述上聞有旨授臣某俾為之記臣謹奉詔言
曰粤自古初聖人教民報本返始而祭祀之禮居其一

廟則木為之主饗則孫為之尸及其後也乃有像設焉而不知其所從始由斯觀之其原於梵俗也歟夫佛為世中尊又何俟於賛然欲知佛之為佛不當于其身而況於其似然茍不自其外而求之又將無所措其力是故佛雖多訓然往往自即其身以言蓋因以卜人心進退之兆若於其粗者猶惓惓不怠焉則其進也殆庶幾乎此佛之意也陛下考百王之度酌羣言之藴上以惇孝下以施仁蘄於厚天下者無所不用其極至於軌人

於善足以輔吾政教之所不逮者亦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從之而非若彼内祠祕祝者之為也夫以金石之悍堅猶未能必其可久今以一木之為而綿歴獨若此然則佛之自衛者固甚周而人之崇信之也抑豈一手足之功哉于以見人心之仁推諸四海而凖而性善之說果不誣矣嗟夫遡沿二千年有竒至于陛下然後發德音紀鴻烈非緩也熈明之治至是而始隆雖典祀之外猶必以斯文文之也然則化之漸被者廣矣不其盛與

記洛陽之伽藍筆多慙於董史頌西方之無量心共祝於堯年莫測真如徒欣聖際謹記

應制詩賛

題手卷六首

滕王閣

佩玉鳴鑾地滕王説幾秋人間空畫本檻外只江流共濟艱難業旁招俊乂儔太宗尤可念千古有瀛洲

龍舟

錦帆畫舸著聞在昔樂若可極得不償失臣作畫師磨鉛舐筆願寫陶唐土階三尺

金碧山水春堂宴賓圖

青山偏宜春畫䙴日射樓閣飛雲烟鷓鴣斑間鸂鶒緑黄金楣映白玉闌高堂四面山回抱把酒看山終不到嶄然屹立見全身堂上何如山上好衆人之樂為主人誰知主樂因嘉賓野花澹蕩天氣美一草一木皆精神小李將軍誇好手休道今人世無有他年人展此圖看

小臣作詩同不朽

蜻蜓

蜻蜓飛款款隹蒂舞僛僛欲泊未泊間漂揺故多疑甚欲呼與語小立休嫌疑枝葉元不動風波有定時

莎雞蟖蜴

羽短未堪振莎雞抱禾穗無旱不須雲蟖蜴自游戲萬國笙歌樂太平昆蟲草木咸生遂

鼮鼠食栗

免首麋耳飛翔以尾有體則鼠其名曰鼫畫師何心以筆獻箴小物陰類若人孔壬在室竊嚼在野攫拾遇物輒敗匪獨此栗昬夜横逸白晝潛匿戒之戒之罔俾在側

題何澄界畫三首

姑蘇臺

吳王大凱破越回西施飛上層層臺撞鐘樹羽臨四野重江疊巘烟霞開捐衰棄舊窮遊逸不信佳人解傾國

春風楊柳鬬腰支秋水芙蓉比顔色珠歌翠舞儼成行
鳳臛熊蹯安足嘗願天回光繼白日願地注海供玉觴
君王宴樂無終極伍子昌言空切激焦勞嘗膽臥薪人
辛苦安知在仇敵山自青青水自流君王日日臺上頭
麋鹿未遊吳已沼西施還上五湖舟

阿房宫

智力有窮天不老秦帝山河迹如掃參差忽落畫圖間
白髮朝臣驚欲倒咸陽初起阿房宫六籍已焚兵已鎔

渭水函關萬年固終南泰華五雲中複閣重樓鬱相望
翠户金鋪九天上上容萬人常有餘下建大旗知幾丈
霞騫霧翼天日迷山童地赭民睽睽窮奢極麗猶未愜
謂海可梁天可梯蓬萊何處樓船遠上蔡東門嘆黄犬
六國池臺春草長千門歌舞斜陽轉遊觀未畢化埃塵宮
樹淒涼野鹿馴至今世上丹青手留與千年作爭臣

昆明池

蒲萄蒟醬筇竹枝萬里來自西南夷瀾翻浪湧四十里

上林更鑿西滇池牽牛左蹲右織女朝暮日月相吞吐
魚龍萬變世莫聞曼延百尋人豈覩樓船笳鳴角觝張
千官劒佩鳴鏘鏘身毒最爾猶阻絶四表何以昭天光
君王好武古莫當海寓如此仍開疆金堤楊柳秋風起
落日輪臺遺恨長憶昔世祖規南國刳木為舟神莫測
江漢功成指顧間中天垂裳開八極老臣撫卷重太息
可惜畫工描不得

臣待罪祕書日祕書監扎瑪里迪音出示中統年間習

水戰船様長尺有咫竟平江南一天下世祖規模宏

遠矣因併記之

右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何澄年九十所進畫卷

澄之畫得自天性世祖時已有名被徵待詔掖垣至

大初興聖宫成皇太后旨總繪事遷太中大夫祕書

監致仕今進此卷上大異之超賜官職詔臣某為之

詩將藏之祕閣示天下後世工緻妙巧古人不得專

美於前臣竊謂自古以翰墨見知當世不為無人澄

獨以姑蘇臺阿房宫昆明池託物寓意其庶幾執藝以諫者歟臣既喜為之詩復識卷末以不朽云皇慶元年二月日具官臣某拜手稽首謹跋

李秋谷畫像贊

歷覯宰輔久無儒者潛龍羽翼公乃大雅帝曰舊學汝遂相予真儒之效此其權輿熈運方開明良起喜如龍而雲如魚而水任以天下可謂大臣勞謙得士清静寧民想其風采金玉珪璧賜之畫圖式是百辟豈惟丹青

盛德形容尚友凌烟黄閣清風

孝經直解序 奉教撰

孝者百行之源五常之本自天子至於庶人罔不由之以成德述之有經行之有傳釋而通之有義疏至近代司馬文正公洎晦菴朱先生各明備其辭焉聖天子以孝治天下篤意是書表章尊顯圖鏤以行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將使家曾閔而人參騫德至盛也太子淑性天與懿學日新問安視膳之暇尤孳孳於此迺一日傳

教示以錢氏直解俾某爲之序謂欲傳之板本以廣斯文某承命伏讀義訓詳明質而不野坦然切近易知易行信可尚也太子不徒歴之於目抑必著之於心不惟善於其身又將推以教人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太子可謂能錫類者矣記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太子可謂善繼述者矣某文墨雖荒敢弗敬承而爲之序抑言近而旨遠者善言也後之讀直解毋以淺近而忽之

雪樓集卷九